

# 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 首屆蘭花獎得主熱議 「多元共生」

如何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國際文化交流領域大獎——首屆蘭花獎獲獎名單早前在北京揭曉。該獎項由中國外文局發起設立，以成就貢獻和國際影響力為主要評選標準，產生終身榮譽獎1名、傑出成就獎3名、友好使者獎6名。在北京舉辦的首屆蘭花獎第一場國際文化論壇上，與會嘉賓圍繞「多元共生——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展開熱議，分享了解中國和理解中國文化的方式，也強調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共同的價值觀的重要性。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 圖：中新社

蘭花獎旨在積極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夯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表彰獎勵全球範圍內對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鑒作出突出貢獻的國際友人。

保存世界文明的多樣化，需要理解每一個文明的核心價值。剛剛獲得首屆蘭花獎「傑出成就獎」的漢學家、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白佩蘭在論壇發言中指出，理解中國文化，首要理解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及其根源。「在儒家的思想當中，人生而平等，我們可以學習和選擇一條充滿美德的道路來塑造改變自己的命運。」她認為，了解中國，有助於批判性地看待西方文化中對個人主義和個人權利的強調。各種文明可以相互共存。

世界上沒有更好或更壞的文明，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美麗、價值和傳統。獲得「友好使者獎」的教育家、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孔子學院巴方院長路易斯·安東尼奧·保利諾表示，隨着工業革命的開展，以及當前國際化的發展，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人類面臨着很多共同挑戰，世界愈發分化，改變這一局面亟需捍衛、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他強調，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人類共同的未來，「這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想法，也需要得到世界上所有熱愛和平與社會正義的人的擁護。」

各位獲獎者的真知灼見不限於論壇討論，中新社記者特別專訪了這些獲獎者，且聽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經歷。



◆在首屆蘭花獎第一場國際文化論壇上，與會嘉賓圍繞「多元共生——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展開熱議。



◆路易斯·安東尼奧·保利諾表示需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共同價值觀。



◆首屆蘭花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圖為頒獎典禮現場。

## 約瑟夫·波利希 以天津茱莉亞學院為橋樑促進文化交流

紐約茱莉亞學院榮休院長兼首席中國事務官、天津茱莉亞學院理事會主席約瑟夫·波利希（Joseph W. Polisi）此次獲得首屆蘭花獎「終身榮譽獎」，談到獲獎感受，他說：「能獲此殊榮，我深感榮幸。從很多方面來說，我一生都在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學習研究，當然也看到了西方藝術音樂在中國的巨大發展，以及現在在中國工作的年輕藝術家和資深藝術家的非凡成就。這對我與學院團隊來說都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他透露，此次蘭花獎的獎金將全部捐給天津茱莉亞學院教育發展基金會，用於支持學院未來的藝術計劃。「促進文化間的交流是學院的基本目標之一。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這座城市已經成為一座通向新文化、與中國各大城市以及世界各國進行交流的橋樑。」



◆約瑟夫·波利希認為天津茱莉亞學院可以作為中美文化交流的典範。

他以首席中國事務官的身份統籌引領學院百年來首個海外合作辦學項目——天津茱莉亞學院的各方面發展。目前，天津茱莉亞學院共有來自5個國家和地區的



◆天津茱莉亞學院位於天津濱海新區于家堡金融區。

157位在讀大學預科學生，來自中國、美國、泰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的79名在籍研究生，已有兩屆研究生順利畢業。「我們的學生來自很多國家，這確實創造了非常有趣的多元氛圍和文化間的交流。」他稱，音樂為中外學生之間創造了一種「奇妙的聯繫」：來自不同國籍、說着不同語言的學生，在一起演奏時，不需要語言便可相互理解。約瑟夫·波利希認為學院在探索新的藝術和教育舉措方面發揮着「催化劑」的作用：「我們要求學生走向社區，在學校、敬老院、醫院進行演講和表演，將音樂藝術帶給那些通常聽不到我們音樂的社區和聽眾。這對我們的年輕藝術家來說也很重要。因此，他們可以明白自己是真正的傳播者。」同時，他表示中美文化交流需重啟和恢復，音樂作為一種抽象的藝術形式，可以為人們更好地相互了解提供多種途徑，天津茱莉亞學院可以作為中美文化交流的典範。

## 白佩蘭 理解當代中國須與傳統貫通

白佩蘭——一個透着古典氣質的中文名字赫然出現在首屆蘭花獎「傑出成就獎」的獲獎名單上。這是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弗洛拉·博頓·貝雅（Flora Botton Beja）使用了幾十年的中文名字。她生於希臘，15歲隨父母移居墨西哥，卻將一生精力用於研究、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回首中墨文化交流歷程，她認為中國有一套完整的傳統文化，必須理解它才能理解中國的當下，才可以理解這個悠久的文明。

### 從了解歷史開始思考現代議題

在漢字裏，白佩蘭特別喜歡「蘭」這個字，也喜愛蘭花，此番獲獎，她覺得是「命中注定」，「在我自己的國家獲得榮譽，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得到認可，會讓我很高興，但在中國得到認可讓我感到非常自豪。」近50年來，她通過翻譯、教學和寫作讓更多墨西哥人了解中國，包括翻譯《孟子》、《荀子》等經典書籍和唐代故事，也以西班牙文著《中國歷史縮影》、《中國，1800年前的歷史與文化》等介紹中國。問起持續寫作的最大

動力，她的回答很簡單：「我喜歡中國，介紹中國是我畢生的志業。」白佩蘭被譽為墨西哥漢學奠基人。上世紀六十年代，她因一個研究項目而開始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她堅信，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對理解這個國家的現在至關重要，於是她選擇從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入手，在傳道授業解惑中不斷感受到它的豐富內涵。起初她對中國的了解並不深，直到開始研究時才發現這個國家有非常豐富的傳統文化。「我想到，讓世界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就是讓世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此後，我開始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思考中國前現代的議題，教授中國哲學很多年。」

中國同墨西哥於1972年2月14日建交。1975年，研究中國已10餘年的白佩蘭第一次到訪中國，令她在書中讀到的關於中國的一切都變得更加真實，後她曾擔任墨西哥駐華大使館負責文化事務的外交官。在課堂上，她不僅教授中國哲學和歷史，同時對現當代中國有着濃厚的興趣，通過研究社會、家庭和婦女等方面來了解現當代中國社會。「今天的墨中文化交流更加熱絡，墨西哥的



◆白佩蘭在發言中指出，理解中國文化，首要理解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及其根源。

年輕一代如今可以通過產品和技術等多樣化的渠道感知中國。中國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等方面取得了令人讚嘆的成就，已成為了受世界矚目的大國。」她說，在此背景下，關於中國的研究項目在她的學生中很受歡迎，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文言文和中華文明有着濃厚的興趣。「現在有很多人想學中文、到中國旅行，閱讀有關中國的文章。我的墨西哥學生在不同的大學教中國文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正研究當代中國。我的角色則是從傳統中國出發研究當代中國。中國有一套完整的傳統文化，必須理解它，才能理解現在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悠久的中華文明，鮮明特徵之一就是它的連續性。」

## 大衛·弗格森 用心用力講述全面中國故事

在華從事英文編譯工作15年，榮獲「傑出成就獎」的大衛·弗格森（David Ferguson）視自己為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員，獲得獎項的肯定後，他願更努力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積極力量。他直言，中國對外表達需要用情用力去講好故事。「現在中國媒體已經意識到，我們需要更好講述一個全面的故事，把中國當成一個動態的『視頻』，而不是一張靜態的『照片』。在『視頻』裏，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所處的位置、已經取得的成就、將計劃處理的事情，這是正確的方法。」他堅信，好的故事並不是宣傳，同時也建議中國通過電影講故事，「這也是中國很擅長的一件事。當通過電影講述故事時，信息不會被政客和外國媒體過濾，並可以直接與受眾對話。我希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說服一些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把我在中國採集到的真實故事拍成電影。」

如今中國大部分國際傳播都是通過英語進行，他表示，要向外國讀者講述中國故事，讓精通語言和了解文化的人參與其中，顯得尤為重要。「在我看來，中國擁有一大批學習和從事外語工作的優秀人才。我們應將其視為可以積極利用的資源，真正將翻譯作為具有創造性的資源對待，而不是充當簡單機械的信息翻譯工具，被動翻譯別人創造的信息。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懂語言、懂文化的中國譯者投入到內容創作之中。」

### 筆耕不輟 撰書為中國辯護

大衛·弗格森曾走訪過中國的很多地方，也撰寫了許多書籍，如《南通故事》、《發現蘇州》、《從貧困到富饒：甘肅美麗鄉村蛻變記》等。他自稱很享受寫作給他帶來的旅行機會，也讓他看到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受



◆大衛·弗格森建議中國通過電影講好故事。

邀寫關於南通的書之前，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城市。南通的人口規模遠高於我的家鄉蘇格蘭，令我倍感震撼。接下來我寫了一本關於蘇州的書，蘇州新舊交融、令人神往，既有保存完好的古城，也有高科技園區，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典範之一。」

2020年底，他受邀到甘肅參加扶貧論壇，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親眼看到扶貧工作在農村的實踐。「電子商務在中國的脫貧和鄉村振興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基礎設施的改善和電子商務企業的建立，使村民們能夠與國內外市場對話，這改變了許多村莊的經濟前景。我產生了為甘肅做點什麼的想法，《從貧困到富饒：甘肅美麗鄉村蛻變記》一書由此產生，它詳細介紹了甘肅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他表示，自己的書並不是某個城市或地區的綜合性書籍，而更像是一個縮影，從不同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生活、商業、經濟、環境和文化。當一些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由此造成普通西方受眾對中國有所誤解時，他提出，西方媒體和政客費時尋找中國的錯誤，這是一種蓄意策劃、故意製造的敵意。因此，中國試圖通過訴諸理性的話語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不通的，而是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話語方式。「我每次寫關於中國的書時，總是會先挑出西方批評的某些特定領域，並直接回答它。例如在寫甘肅脫貧的故事前，我發現西方總是批評中國虛構數字，於是在書中正面回應了這個問題。」他補充道，「國際話語是通過英語運作的，英語對中國來說是一門外語，對於一些最直接或批評中國的國家來說則是母語。因此，像我這樣擁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應該主動向世界介紹中國，我願意為中國辯護。」



◆在首屆蘭花獎「走讀中國·走進甘肅」參訪活動中，大衛·弗格森赴莫高窟參觀。